

□ 王继颖

# 路边的暖

冬日黄昏,路灯早早亮起来。路边,一个大大的旧铁皮炉边,围着三个女人。黑的蓝的

棉服,灰的赭的线帽,三个女人身上,都是廉价的黯淡的温暖。

# 阳台与梦



这是一个美好的空间,刚刚装得下我的梦。

其实,阳台只是我生活空间的一部分,和其他的居室空间相比,它该是什么呢?

卧室是最基本的,无论居室大小,没有卧室就不能叫家。书房是工作的,是我们职业的需要和精神的需要。客厅是物质的,虽然它对客人开放,但主要是家庭成员的公共区域。厨房是务实的,每一件物品都是现实主义的代表。卫生间是温馨的,我们总是带着麻烦进去,然后走出来时轻松愉快。那么,阳台是诗意的和浪漫的,那是冬日里的阳光,橙色的阳光让心情像一只多汁的橘子,甜蜜地想剥露给每一个人;那是夏天的风,早晨的风还带着露水和青草的气味,傍晚的风则

提前通知月光的消息,清凉而撩人心扉;那是天天看不够的风景,像邻家的调皮女孩带给我的少年诗情;更像一叶帆风,让我的目光追寻着李白的脚韵……

这是一个美好的空间,刚刚装得下我的梦。

从解决睡觉,到厨房,到卫生间,到书房,到客厅,最后人们关注起那个几乎与诗歌一样并不实用的阳台来了。如果到北京的街

头看一眼,各式各样的楼房,虽然这两年都粉刷一新,但我们仍然大体能够猜出它们年纪的大小。那些完全没有阳台的是老前辈,那些

有小阳台又全部封闭起来的是中间代,那些

有各式精美阳台的是城市新秀。越是后来崛起的一代,越是在阳台的布局、朝向和大小方面,显出新的市民趣味来。阳台成为新的家居

重点,这也体现了市民精神世界的变化。我们都见过这样的旧楼,堆满了各种有用和无用的东西,特别是公共通道、公共阳台这些地方,更是被纸箱和杂物塞得密不透风。像乞丐

贪心地收集每一块剩饭,像收荒匠把所有的

破烂当成宝贝,也像他们曾把头脑里装满了

过时而无用的知识,却自满自足于一颗背得下很多东西的脑袋,其实那在今天看来,只

是一张十元钱光盘可怜的容量。啊,一个不断

更新知识的头脑,一个向着世界敞开的心怀,

也许这样的人才知道,一个洒满阳光的空阳

台,要比堆满了“值钱宝贝”的杂物仓库更有

空间价值。当然,阳台还需要合适的外部环

境,简单地说,就是一个值得面对的外部世界。不是沙尘暴,不是尾气和噪音,不是小偷和铁栅栏……一个到处都是美丽阳台的城市,不用市长大人作报告,人们会感受到环境的清明,社会的安定,人与自然友善而和谐。是啊,在我的,也在你的阳台梦里,有阳光,有清风朗月,更有一个安定祥和的世界,像诗一样的世界!

对于我这样与共和国几乎同龄的中国人来说,阳台也是最晚的一个梦了。中国老百姓,城市的大多数居民,他们的“家”,也有这样

一个“成长轨迹”。最早的家庭,就是一间卧

室,如果是楼房,就是被称做“筒子楼”的简易

楼房。后来,公共食堂不时兴了,住平房杂院的

人盖起了一个个小厨房,住筒子楼的人就在

公共厨房和走廊里支锅做饭。在北京,这个

时期的小厨房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,彻底地

把四合院改造成了大杂院。改革开放给老百

姓带来了住宅新格局,三居两居,单门独户。

有了自家的厨房,有了自家的卫生间,虽然都

很小,但袖珍的,也是自家的。这种格局,仍以

为一个美好的空间,刚刚装得下我的梦。

对于我这样与共和国几乎同龄的中国人来说,阳台也是最晚的一个梦了。中国老百姓,城市的大多数居民,他们的“家”,也有这样

一个“成长轨迹”。最早的家庭,就是一间卧

室,如果是楼房,就是被称做“筒子楼”的简易

楼房。后来,公共食堂不时兴了,住平房杂院的

人盖起了一个个小厨房,住筒子楼的人就在

公共厨房和走廊里支锅做饭。在北京,这个

时期的小厨房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,彻底地

把四合院改造成了大杂院。改革开放给老百

姓带来了住宅新格局,三居两居,单门独户。

有了自家的厨房,有了自家的卫生间,虽然都

很小,但袖珍的,也是自家的。这种格局,仍以

为一个美好的空间,刚刚装得下我的梦。

对于我这样与共和国几乎同龄的中国人来说,阳台也是最晚的一个梦了。中国老百姓,城市的大多数居民,他们的“家”,也有这样

一个“成长轨迹”。最早的家庭,就是一间卧

室,如果是楼房,就是被称做“筒子楼”的简易

楼房。后来,公共食堂不时兴了,住平房杂院的

人盖起了一个个小厨房,住筒子楼的人就在

公共厨房和走廊里支锅做饭。在北京,这个

时期的小厨房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,彻底地

把四合院改造成了大杂院。改革开放给老百

姓带来了住宅新格局,三居两居,单门独户。

有了自家的厨房,有了自家的卫生间,虽然都

很小,但袖珍的,也是自家的。这种格局,仍以

为一个美好的空间,刚刚装得下我的梦。

对于我这样与共和国几乎同龄的中国人来说,阳台也是最晚的一个梦了。中国老百姓,城市的大多数居民,他们的“家”,也有这样

一个“成长轨迹”。最早的家庭,就是一间卧

室,如果是楼房,就是被称做“筒子楼”的简易

楼房。后来,公共食堂不时兴了,住平房杂院的

人盖起了一个个小厨房,住筒子楼的人就在

公共厨房和走廊里支锅做饭。在北京,这个

时期的小厨房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,彻底地

把四合院改造成了大杂院。改革开放给老百

姓带来了住宅新格局,三居两居,单门独户。

有了自家的厨房,有了自家的卫生间,虽然都

很小,但袖珍的,也是自家的。这种格局,仍以

为一个美好的空间,刚刚装得下我的梦。

对于我这样与共和国几乎同龄的中国人来说,阳台也是最晚的一个梦了。中国老百姓,城市的大多数居民,他们的“家”,也有这样

一个“成长轨迹”。最早的家庭,就是一间卧

室,如果是楼房,就是被称做“筒子楼”的简易

楼房。后来,公共食堂不时兴了,住平房杂院的

人盖起了一个个小厨房,住筒子楼的人就在

公共厨房和走廊里支锅做饭。在北京,这个

时期的小厨房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,彻底地

把四合院改造成了大杂院。改革开放给老百

姓带来了住宅新格局,三居两居,单门独户。

有了自家的厨房,有了自家的卫生间,虽然都

很小,但袖珍的,也是自家的。这种格局,仍以

为一个美好的空间,刚刚装得下我的梦。

对于我这样与共和国几乎同龄的中国人来说,阳台也是最晚的一个梦了。中国老百姓,城市的大多数居民,他们的“家”,也有这样

一个“成长轨迹”。最早的家庭,就是一间卧

室,如果是楼房,就是被称做“筒子楼”的简易

楼房。后来,公共食堂不时兴了,住平房杂院的

人盖起了一个个小厨房,住筒子楼的人就在

公共厨房和走廊里支锅做饭。在北京,这个

时期的小厨房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,彻底地

把四合院改造成了大杂院。改革开放给老百

姓带来了住宅新格局,三居两居,单门独户。

有了自家的厨房,有了自家的卫生间,虽然都

很小,但袖珍的,也是自家的。这种格局,仍以

为一个美好的空间,刚刚装得下我的梦。

对于我这样与共和国几乎同龄的中国人来说,阳台也是最晚的一个梦了。中国老百姓,城市的大多数居民,他们的“家”,也有这样

一个“成长轨迹”。最早的家庭,就是一间卧

室,如果是楼房,就是被称做“筒子楼”的简易

楼房。后来,公共食堂不时兴了,住平房杂院的

人盖起了一个个小厨房,住筒子楼的人就在

公共厨房和走廊里支锅做饭。在北京,这个

时期的小厨房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,彻底地

把四合院改造成了大杂院。改革开放给老百

姓带来了住宅新格局,三居两居,单门独户。

有了自家的厨房,有了自家的卫生间,虽然都

很小,但袖珍的,也是自家的。这种格局,仍以

为一个美好的空间,刚刚装得下我的梦。

对于我这样与共和国几乎同龄的中国人来说,阳台也是最晚的一个梦了。中国老百姓,城市的大多数居民,他们的“家”,也有这样

一个“成长轨迹”。最早的家庭,就是一间卧

室,如果是楼房,就是被称做“筒子楼”的简易

楼房。后来,公共食堂不时兴了,住平房杂院的

人盖起了一个个小厨房,住筒子楼的人就在

公共厨房和走廊里支锅做饭。在北京,这个

时期的小厨房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,彻底地

把四合院改造成了大杂院。改革开放给老百

姓带来了住宅新格局,三居两居,单门独户。

有了自家的厨房,有了自家的卫生间,虽然都

很小,但袖珍的,也是自家的。这种格局,仍以

为一个美好的空间,刚刚装得下我的梦。

对于我这样与共和国几乎同龄的中国人来说,阳台也是最晚的一个梦了。中国老百姓,城市的大多数居民,他们的“家”,也有这样

一个“成长轨迹”。最早的家庭,就是一间卧

室,如果是楼房,就是被称做“筒子楼”的简易

楼房。后来,公共食堂不时兴了,住平房杂院的

人盖起了一个个小厨房,住筒子楼的人就在

公共厨房和走廊里支锅做饭。在北京,这个

时期的小厨房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,彻底地

把四合院改造成了大杂院。改革开放给老百

姓带来了住宅新格局,三居两居,单门独户。

有了自家的厨房,有了自家的卫生间,虽然都

很小,但袖珍的,也是自家的。这种格局,仍以

为一个美好的空间,刚刚装得下我的梦。

对于我这样与共和国几乎同龄的中国人来说,阳台也是最晚的一个梦了。中国老百姓,城市的大多数居民,他们的“家”,也有这样

一个“成长轨迹”。最早的家庭,就是一间卧

室,如果是楼房,就是被称做“筒子楼”的简易

楼房。后来,公共食堂不时兴了,住平房杂院的

人盖起了一个个小厨房,住筒子楼的人就在

公共厨房和走廊里支锅做饭。在北京,这个

时期的小厨房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,彻底地

把四合院改造成了大杂院。改革开放给老百

姓带来了住宅新格局,三居两居,单门独户。

有了自家的厨房,有了自家的卫生间,虽然都

很小,但袖珍的,也是自家的。这种格局,仍以

为一个美好的空间,刚刚装得下我的梦。

对于我这样与共和国几乎同龄的中国人来说,阳台也是最晚的一个梦了。中国老百姓,城市的大多数居民,他们的“家”,也有这样

一个“成长轨迹”。最早的家庭,就是